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illegible] 廣

三藏法師義淨撰

道琳法師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尸
羅鉢頗（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
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披律藏而戒
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禀性虛潔雅
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旣常坐不臥一食全誠後復慨大
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
闕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
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
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礼待極致
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
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
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
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礼金
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陁寺搜
覽大乘經論注情俱舍經於數年至
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
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
西印度於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
重禀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

云毗睇陁羅　必揭丁謁反家毗睇譯為明
呪陁羅是持必揭家是藏應云持明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万
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
少全而大聖没後阿離野那伽曷樹
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
厥号難陁聡明博識漬意斯典在西
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
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缾
不久便獲乃於缾中得經歡喜不以呪
結其缾遂去於是難陁法師恐呪明散
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之
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
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口
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
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
歎曰獨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
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已之度量愚者
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
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去昇天
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視
淨於那爛陁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
而為切不並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

粗題綱目去余道琳遂從西境轉向
北天觀化羯濕弥羅便入烏長那國
詢諏之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礼烏率膩沙佛頂骨處自余之後不委何
託淨迴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
云有兩僧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
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故國聞為途
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
俗遠適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
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南遊
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訶利雞羅國
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之中
訪窮無消息應是損落江山耳
又見訶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
餘五十得王敬重乘象一寺多貿經
像好行逵提即若此國遇疾而終他
鄉矣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
有懷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
祥河而牒想念竹苑以翹心汎舶而行
至占波遭風而屢遭艱苦適馬援之
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逵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
令族高宗兼文兼史尚仁貴義敬法
敬僧枝葉蟬聯嘉聲靡墜律師則
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進具卓尒不
群遍闚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
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亂文
什草隸尤精至有三衣袒體為鉢不
披覆膊不用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者
壍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閒然不臥
長坐誹資安眠之席杜多乞食寧過
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度亦
無過鑒者足不履地能閑處腳是儀
嗟乎此子間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涓
涯而從俗獨醒在旦豈共醉而居昏
繞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崑季
留連悵矣三荊之樹友于攀絕傷哉
公異之離以為傳法在懷無抑高節
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遂
違懷抱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
十五六後僧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
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途多難驗
非虛矣寶渠還以法資空有鬱藍之
望復欲旋歸遺鍔徒懷龍樹之心乃

業旨淵人斯去誰當継来不幸短命嗚
呼哀哉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
實嗚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
余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合契嬰痾情
叙慨乎壯志哀哉去留廣傳余之今
節秉輝耀於長秋于時違師言辭
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
云尒　五言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痾弗同
好沉情阻若抽葉落乍難聚情離不
可收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聽于時與
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禕論師更有
二三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
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
禕師遇玄瞻於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
逵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
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尒分飛印
度新知冥焉未會于時躑躅難以爲
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那
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五言　重自解憂曰

上將可陵師疋士志難移如論惜短
命何得滿長祇
于時咸亨二年坐夏揚府初秋忽遇
龔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舶
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
重為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使君
郡君甯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
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飡庶無乏
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如親之惠
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
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
法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
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
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
于時廣莫初飈向朱方而百丈雙掛
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長截
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
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
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
國（今改為室利佛逝也）復停兩月轉向羯茶至十
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
羯茶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
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

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乘小艇有盈百
數皆將鄒子芭蕉及籐竹器來求市
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
鄒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
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
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
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
藷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為珍貴
(此國名鐵為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
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
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
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躭摩立
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
及那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
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聞
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
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
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
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趁
商旅困不能逮雖可勵己求進五里
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
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己
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

大毀来見相陵先掠上衣次抽下服
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
辭人代無諧礼謁之心體散鋒端不
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
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于懷乃
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弊扶杖徐行
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
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目見
令授一衣池内洗身方入村矣從此
行數日先到那爛陁敬根本塔次上耆
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礼真容
像山東道俗所贈絁絹持作如来等
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
盖數万為持奉上青州安道禪師寄
拜礼菩提像亦為礼訖于時五體布
地一想虔誠先為東夏四恩普及法
界含識願龍花初會遇慈氏尊並契
真宗獲无生智次乃遍礼聖跡過方
丈而届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
雞嶺住那爛陁寺十載求經方始旋
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
劫賊僅免害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於此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本三藏

五十万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權居佛
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
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温恭儉素
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
佛逝有懷中土既染痾疾返棹而歸
年四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
哲同遊南溟達西國極閑梵語利
物存懷所在至處君王礼敬遂於那
爛陁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同尺
量妙簡工人賫以歸唐廣興佛事翻
譯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
託玄門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
談論之銳固當重席之美沉深律苑
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提綱目莊劉
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泛舶西域
既到西土適化隨緣巡礼略周歸東
印度到三摩呾吒國國王名曷羅社
跋乇其王既深敬三寶為大鄔波索
迦深誠徹信光絶前後每於日日造

拓摸涅像十万軀讀大般若十万頌
用鮮花十万尋親自供養所呈薦設
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
鼓樂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
王乃後從於王城内僧尼有四千許
人皆受王供養每於晨朝令使入寺
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
等宿夜得安和不僧荅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
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
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
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洎駿骨遐
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
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
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
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
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右五十人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大
使王玄策之姪也年才弱歲早狎沖
虛志蔑輕肥情懷棲道遂往少林山
飡和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
悟朝市之諠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

八水而去三吳捨素禔而操緇服事
璡禪師為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
即隨歸玄闕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
修定瀲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
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適幽泉以
息心頗經年載仗荊禪師為依止覩山
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
衷製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既覽三
吳之法並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
幾聞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奬
出日十府欲觀礼西天幸遇无行禪
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昇船長泛滄溟
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
一夏既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船南
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
禪師傳内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
尊容傾誠勵想諷誦梵本月故日新
聞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
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陁寺則披攬大
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
德重洗律儀懇懇勤勤無忘寸影習
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功
夫善護淨囊無虧片撿常坐不卧知

足清塵奉上謙下久而弥敬至於王
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
宍脩申翹想果契幽心每挹多鉢之
餘常懷供益之念於那爛陁寺則上
飡普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
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弥
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為伴不知
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
若提婆(唐言慧天)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
存仁德志重煙霞而竹馬之年投之
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懷金馬之門
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
鄉曲排儁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
而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
宿因感會今果現前布慕法門有窺
玄苑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場
既而剃染諦門初露法侶事大福田
寺慧英法師為鄔波馱耶(唐云親教師和上者訛也)
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
德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操心般若接
志禪居屏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
玄講肆輕闇微言雖年在後生而望俞

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一十餘人誦
戒契心屏居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
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
七軸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
魚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鏡
心神啓定門斷煩惑遂乃杖錫九江
移步三越遊衡岳屆金陵遐想高華
長吟少室濯足八水擧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或擁定門而北上擬
智者禪匠之精微摩戒嶽而東歸究
道宣律師之淳粹聽新舊經論討古
今儀則洋洋焉波瀾万頃凝凝也崖
岸千尋與智弘為伴東風汎舶一月
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
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
見從大唐天子處来倍加欽上後乘
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
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
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泛海二日
到師子洲觀礼佛牙從師子洲復東
北汎舶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
是東天之東界也即贍部洲之地也
停在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

隨此去那爛陁途有百驛既停息已
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為主人
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
事皆同如也為客但食而已禪師後
向那爛陁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
探求律典復往羝羅荼寺去斯兩驛
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
那法稱之作莫不漸入玄關頻開幽
鍵每雅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
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
如来涅槃之事略為三卷已附歸唐
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
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既言欲居
西國復道有意神州疑取北天歸乎
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陁相送東行六
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
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
師稟性好尚欽礼每以覺樹初緑觀洗
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折花於鷲嶺(此二時者春中也皆是大節會无問遠近道俗咸觀洗菩提樹也又鷲峯山則有花大如手許寶同金色人皆折以上呈當此之時務覆山野名春女花也)
曽於一時
與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訖遐眺
鄉關無任郁悒淨乃聊述所懷云尒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十四張　廣

雜言

觀化祇山頂流聯古王城万載池猶
耆千年苑尚清鷲歸影堅路摧殘貴
瞻盡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花絶
雨聲聲華遂自泯生何晚既傷火宅
聆中門還嗟寶渚迷長坂步陟平郊
望心遊七海上攘攘三界溺邪津渾
渾万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命棄身城建
為求人勞意樹也持囊畢契式珠
淨戒也被甲要心忍衣固忍也三祇不倦
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勸也定凝江清
沐久結定也智劍霜凝斬新霧慧也無遮
大劫無不修六時懸生遵六度慶有
流化功叔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
唱演功周聖徒徃傳餘響龍宮祕典
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
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
海鴻崖乱夜津入万死求一生投針
偶穴非同喻束馬懸車豈等程不侚
今身樂無祈後代學指拾危軀退睹
義感布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
眺且周巡東聯女留二迹西馳廢

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尚在南睇尊
嶺元猶尊五峯秀百池分粲粲鮮花
明四鼉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
向攜乃生上祇陁既觀如来疊衣石復
覩天授迸餘峨行靈鎮疑思遍生河
金花逸掌儀前奉方荎陵虛殿後過
旋遶經行砌目想如神契迴斯少福閏
津梁共會龍花捨塵翳
在西國王舍城懷舊之作 十二五九韻
遊遨赤縣遠丹思抽鷲嶺寒風駭
龍河激水流既書朝聞日復日不覺
頹年秋更秋已畢祇山本願誠難遇
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龕
福是修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
肅為導為歸諷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
礼聖迹有意西遊遂共同州僧乘悟禪
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外智思鉤深
其德不孤結契由踐於是携乃一友出
三江捲帆上景之前皷浪訶陵之北巡
歷諸島漸至羯荼未久之間法振遇
疾命須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
彼二情疑遂附舶東歸有望交阯覆

至瞻波(即林邑國也)乘悟又平瞻波人至傳說
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
雖不結實仍嘉令秀今獨何爲三無
一就

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
儉有懷者欲以乞食爲務希礼聖跡
啓望王城每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
遇天宮慈氏宜需我心自非覩覺樹
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収情六
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
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
立唯斯一進乃賫經像與唐使相逐
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
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齋心更受
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
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
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
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
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兩卷　贊曰
嘉爾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
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神州爲物淹
流專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右惣五十六人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譯爲
貞固即鄭地滎川人也俗姓孟專以髫齔
之歲早蘊慈門惣角之秋捿心慧苑
年甫十四遂丁荼蓼春流俗之難服
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步勝場
遂於氾水等慈寺遠法師處甲侍席
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
師遂淪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
訪道欲致想禪局自念教撿未窺難
辯真偽即往東魏聽覧唯識復往安州
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
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
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
禪師受彌陀勝行當尒之時爰望弃
索訶之穢土即欲趣安養之芳林覆
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
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蒙
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
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輨轢經
論當末代四依之任持定瀲波深濯
八解而流派慧峯岳峻昔六度而跡

巖五塵無雜九惱非蘊外跡四流內
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爲導首特蒙綸
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
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
進圓具纔經一載揔涉律綱覆向安
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抄
可謂閑絶郢波離貫五篇之表裏愛
諸昳含女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
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
不屆年而豫合其秀律師即西郡興
律師之上足既進圓具仍居邑川於
和上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
處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吾飲攝之善
識精廉竭智水瓶筆歡喜之妙持先
後經十六年不離函文研窮諸部洞
鍊數家將首律師疏以爲宗本然後
去三陽之八水復回黃州報所生地
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刺史咸共
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
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遷化祇
行清素耳目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
梁佛日暉聯靡絶繼踵相承實謂漢
珠蜀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蘭蕖

禪異節而同光國師既得律典斯須
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驗四
儀無廢罷復往襄州在和上房重聽毗
呾羅披尋封法藏頗通嘉慶薄揔金珠
化城是息然朝寶渚遂乃濯足襄水
衢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往東林而
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親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
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
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属大唐
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再明
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亦眾所
欽情三藏道場請毗奈耶教經乎九
夏爰音七篇善教法徒孔誘時俗于
時制旨寺恭闍梨每於講席親自提
獎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闍梨則
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
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禪
池森湯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
慧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
闡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攝有
爲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爲藏
菩薩禮請文下　第二十張　廣

經常營眾食實亦眾所知識應物感
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侶
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周畢
幽棲之志蒙謙寺主等持見肩迎寺
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承四海
肅德三朝屈己卑他畢躋是務固師
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廊通直
道脫階正邪基曲制山池布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異闡七眾之芳
規復欲於彧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
等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
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
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時
中如何起行既流吟於空有之際復
躑躅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昇
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
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
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裝
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
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
于時在制旨寺處眾嗟曰本行西國
有望流通迴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
三藏五十餘万頌並在佛逝終須覆

徃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滄波隟駟不
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憑焉經
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徃收取隨譯隨
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
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
人斯為善伴亦既纔聞此告騐歸雅
合求心於是裁封山扃薄陳行李固
乃啓封蹔觀即有同行之念辭手聊
城一發下三將之雉心雪山小偈寧
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去松
林攘辟石門之前褰衣制旨之内始
傾一蓋合襟情於撫塵既投五體契
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
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咨
曰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
而不可謹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
歟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
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
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
為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
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
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駈
作含生之梯橙為欲海之舟艫慶者

懐於徒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
十矣贊曰
智者植業亶自先因童年潔想唯福
是親情求勝己意杖明仁非馨香於
車利固寶愛於賢孫其受持妙典貞
明固意大善殺心小瑕興畏有懐既
展無望榮貴若徃撝之毛尾弗顧等
遊蜂之色香靡費其二孫辝榮澤隻
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既知綱
領更進幽深致遠懐於覺樹遂仗錫
於桂林其三怡神峽谷逝物廣川既而追
舊聞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遊希
揚布於未布冀流傳於未傳慶斯
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捐其四為我良
伴共届金洲能堅梵行善友之由舩
車遇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
望亦是不虛生於百秋其五既至佛逝
宿心是契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
之例隨譯隨受詳撿通滯新見新知
巧明閒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
恭儉勤懐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
事擾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
庶十益而同照其六又貞固弟子一人

俗姓孟名懷業梵号僧伽提婆祖父
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停
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
而實志逾强仕見師壬懷弘法之念
卽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
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
舍論偈雖事憑於一獵冀有望於千
途儻策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㛰且
為侍者現供翻譯年十七耳
苾蒭道宏者梵名佛陁提婆(唐云覺天)汴州
雍丘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
步南遊遂歷三江退登五嶺遂過韶
部後届峡山覩巖谷之清虛翫川源
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
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
息又名大感禪師遂於寳禪師處學
秘心關頗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峡
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
焉進具從來廣府出入山門雖可年
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之赴
莊嚴詢訪所居云傳制旨一申礼事
即有契於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

性命聞說洛天之源幾若小池觀搆
海之鯨意同鰌鱓尋即重之清遠言
别山庭與貞國師同歸府下於是丞
畢志萬海共赴金洲擬寫三藏德被
千秋識悟聰敏叶性温柔頗功草隷
復歡莊周體齊物之蕭虛誕知指馬
之説悠悠不憑河而徒涉能臨懼而
書集雖功未廟於移照終有慶於英
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為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己
體豈若婉苦狗而行仁盼至佛道敦
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終是望重瑩戒
珠捃所欽尚求寂滅之圓成弄迷津
之重隆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令拔
擢於有流廣福資於無量年二十
二矣

波若法師者梵名達摩拔婆（唐云法天）產表
荊襄陽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
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欽修
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南淨至番禺
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怖尚
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未經一
月届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

夜端心習因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
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簣已傾廣冈贊
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剋成乎五篇
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詑弘益
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相賙
塗跣遵修上儀雖未成於甬立終有
慕於囊錐凡百徒侶咸悕自樂余獨
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專思至理
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氏
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
逝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
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
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
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
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
終三載溘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尒
來迥絕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
乎四子俱沉滄波竭力盡誠思然法
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
來傷歎無及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
出塵勞耳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二十六張　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
勅雕造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 廣